

文

選

二十三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焚中街發巴蜀吏卒千人郡

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事齊禮記王制曰五方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

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

詩曰自彼氐羗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移師東指

聞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

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棘之長言君者大之也

顯楚蒲北切文常效貢職不敢愆怠論語撰考識曰穿延顯曰捷為縣

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

喁歸德比嚮風慕義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

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道里遼遠山川阻澁不

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

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故遣中郎將往賔之中郎將即發唐蒙也已

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衣揖曰不靡

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張揖曰發軍興

起軍法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

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皆攝弓而馳荷兵而

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

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淮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位為通侯處列東

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終則遺顯號於後

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

無窮功列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今奉幣役至

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士逃而至於誅也

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

也一曰誅者士不肯受誅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

遠哉春秋合誠圖曰君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

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使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

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已親見

近縣張揖曰檄以示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

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表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表紹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表本初使典文章

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

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

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歸陶謙

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

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立非常之功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

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

敗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噬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

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

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

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求

為世鑒及臻吕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

擅斷萬機決事省禁平凌上替海內寒心漢書曰張辟

平請拜吕台吕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

太后臨朝以吕侯子台為吕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

釋之子祿為趙王吕后崩將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韋

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凌上替能無

亂乎高唐賦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

曰寒心酸鼻文四十四

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

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

勃內應以誅諸吕又曰吕祿吕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

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

帝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明表謂明白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宦徐璜並

之表儀也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

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宦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

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

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

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鴉食人郭璞

云為物貪饕餮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父嵩乞匄攜養

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包

因贓假位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

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匄

乞也古輿金輦璧輸貨權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竊盜

賴切

鼎司傾覆重器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操

贅闕遺醜本無懿德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

尤標狡鋒恊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魏志

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

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

拜大將軍於幕續遇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

中因曰幕府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宮室卓至西京呂

布誅卓左氏傳藥鍼謂藥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魏志曰

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故遂與操

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謂其鷹

犬之才爪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至乃愚佻

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傷夷折劔數喪師徒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脩宇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謝承

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被以虎文

獎躋威柄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

躋躋成也言獎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左氏傳曰秦孟明

成其威柄也而操遂承資

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衆強盛內

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賈遠國割剥元元殘

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

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善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

孛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璿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孛戮汝自是

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一夫奮

臂舉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故躬破於徐

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

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

不登叛人之黨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

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故復援

於援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探甲執兵社預曰探貫也胡慢

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金鼓響振布眾奔沮漢書曰膠西王叩頭

漢軍壁弓高侯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謝承後漢書曰

執金鼓見之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則幕府無

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

我有大造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

於西也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

以天子還雒陽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

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

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家語孔子曰是坐領

三臺專制朝政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爵賞由心

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

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

隱戮

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頗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

百察鉗口

道路以目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後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

以目鉗其嚴切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三

司享國極位操因緣耻睡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

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

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徒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表術借亂操託彪與

婚姻則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

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

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

五百六二

八四一

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

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髀尸掠取金寶

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漢書曰孝文皇帝賈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嘗購傳曰

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位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

柏以識其墳

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隨突無

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

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穿塞路舉

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

吁嗟之怨

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

莫不吁嗟

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

詰外姦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加緒含容冀可

彌縫左氏傳長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而操豺狼野心

潛包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

非是莫滅羊舌氏乎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撓之

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

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

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

襲左氏傳曰九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

行人發露瓚亦梟夷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

鋒芒挫縮厥圍不果耳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

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湮山谷范曄後漢書曰黑山

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魏志曰袁紹將進

屯河上公軍官渡漢書曰音義曰於魏志曰袁紹將進

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魏志曰袁紹將進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班孟

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長戟

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尸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優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

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

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并州越太

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

翰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

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王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

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諸戎倚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雷霆虎步並集虜庭李陵詩曰

且當猛虎先步幸託不肖軀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燦炭有

何不滅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延寤兮若縱火於秋蓬

河而漑焚火其剋必矣聲類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

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魚歸流涕北顧毛詩序曰男女

曠其餘交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呂布張揚已覆見九錫文

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

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廣雅曰徽

幡也徽與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

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

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

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

刃方今漢室陵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

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方畿之內

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

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

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

而奪取曰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

不昂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操又矯命稱制

遣使發立恐邊遠州郡過聽三以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

叛漢書以旅為助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

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為幽州書劉荆州便勒見兵

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州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搃歲並匡社稷則非常之

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

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

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按律者

法也皋陶謨虞去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

當發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三音全 文四一四 一 李方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夫見機而作不覲凶危上聖之明

也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臨事制變困而能通知智者之慮也

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漸漬荒沈往

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慮危小人臨禍懷

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

以澇簡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譬猶擊卵始生翰毛

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鷇郭璞曰鳥子而使陸

梁放肆顧行吠主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謂田單曰阬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

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

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

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

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

二五五

三

張拱

之於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可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

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

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

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昔夫差承

韓悅出向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

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

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

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

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

千人棲於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

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

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

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

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及吳王濞

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驕恣屈強猖獗始亂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

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用下然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漢書

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

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濞之罵言未絕

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

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

勞軍漢使人縱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七

首已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

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

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二袁袁紹

餘鋒捍特起鸚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

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

罔有子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近者關中諸將復

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

阻二華據河

渭驅率羗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

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

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

得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

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
公乃與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曠騎夾
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
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遏又曰元伏尸千萬流血漂楸此皆天下所共
戎十乘以先啓行伏尸百萬流血漂楸是後
知也戰國策秦王謂唐曰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

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遠逸進脫走還

涼州復欲鳴吠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與略口

年建安二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魏

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又鎮南將軍張

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

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皆我王誅所當先

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

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

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冷首萬

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軍入散

關則群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公西征張

至河池氏王竇茂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魏志曰西征

恃險不服攻屠之張魯至陽平

魯使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

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魯弟衛夜遯魯潰走巴中遣人

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巴夷王朴胡賓邑

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

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

征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

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若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

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

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

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

子皆為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

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

國之石民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

文四十四

十四

為大超之妻孥林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

母嬰孩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禍於彼

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消勳曰甚逆順之理夫鷙

鳥之擊先高攫執鳥之執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

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今者枳棘

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

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

年治兵遂與匈奴南單于呼宇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

各湟中羌棘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

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湟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霆奮席卷自壽春

而南

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

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

魏志曰夏侯淵字妙

才淳族弟也

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

汶江搃據庸蜀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屯漢中

江夏襄陽諸軍橫

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

漢書曰東越反上遣

將軍楊僕入軍於越

萬里尅期五道並入

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

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

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

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憝必

當梟夷

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

疾

楊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

後誅技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文四四

主

唐彬

領望風響應

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

乎尚書曰惟影響音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音之應聲

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

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

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

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

降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大祖還

討眭固薛洪穆尚開城就化

魏志曰眭固屬素紹屯射

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穆尚留

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

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穆音留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

功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

名郃烏合切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

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

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遯保岐山圍守鄴城則將軍

蘇游反為內應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審配兄

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表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

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

攻逐袁熙舉事來服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

來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

參圖畫策折衝討難其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

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

遠急國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

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客

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

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若夫說誘

甘言懷寶小惠毛詩曰盜言孔甘泥滯苟且沒而不覺

隨波漂流與縹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

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冀矣魏志曰太

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

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

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

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

十餘日城不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

也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志

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

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欲樂

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賊義殘仁

莫斯為其謂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幸讎之人

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

賢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

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

文四十四

十七

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

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又子孫尚書曰永膺多福而

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

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

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弟肯堂矧肯構左氏傳及

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

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哭尚書曰所寶惟

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而並

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也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曰有

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賢聖之

德也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朝陽鷓鴣之鳥巢於苜蓿苕

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韓詩曰鷓鴣鳥名也鷓鴣所以愛養

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

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苜蓿風至苜蓿折巢覆

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鷓鴣鴉也上乃

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鷓鴣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

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苜蓿苕折卵破巢非今江

東之地無異苜蓿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

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

常之功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乃霸夫烈士奮命

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

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竿量夫小以存易亡亦

其次也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

死以存夫迹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戰國策魏魁謂建

易亡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

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

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螭蛇在手則

也顧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螭蛇在手則

壯士斷其節楚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

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螭蛇在手則斬手蘇足則斬足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

何故不殺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

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閭大雅之所保背先

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

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尚書曰火災

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王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賄

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劔閣距

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魏志曰鍾會字士季穎川人也少敏惠夙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伐蜀平之為司徒謀反於蜀為眾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

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昂為

春秋撥亂世反諸拯其將墜造我區夏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祖周易曰湯武革命幼不能益祚周公相踐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

恢拓洪業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毛詩序曰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

國異政率土齊民未蒙王化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

有貴賤故謂之齊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劇秦美新若今言平人也

懷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主上陳留王奐也宰輔忠肅

明允劬勞王室宰輔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布政垂

惠而萬邦協和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施德百蠻而肅

慎致貢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悼彼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悼彼

巴蜀獨為匪民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

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尚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征西雍州鎮西諸

軍五道並進

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武街

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

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

法曰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

王者

之師有征無戰

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周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尚書曰式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

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

上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

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毛詩曰告益州先主

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

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

蜀志曰先主姓

劉諱備字立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

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素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

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

屢出隴右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

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

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

則杜之內外亂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

兵一向

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

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

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

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

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

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幡於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

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比年已來曾無寧歲

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託

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

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九州之

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左氏傳司馬侯曰九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

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

既黜躬命殺武庚微子代躬陳平背項立功於漢史記

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左氏

武降漢拜平為都尉豈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漢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

斯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漢書揚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子曰天無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私覆地無私載往者吳將孫壹舉衆

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以

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

之妹夫也緜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己文

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欽

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禽獲欽

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

與母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

遂殺欽欽子篤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篤

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

曰無為戎首鄭玄壹等窮蹶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

智見機而作者哉見機已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

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

姓士民安堵樂業安堵已農不易畝市不廻肆呂氏春

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

大美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

以碁子置下加九雞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並已見各具宣布咸使

難蜀父老一首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

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

紘湛恩汪濊韋昭曰湛音沉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黃切濊烏外切群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因朝丹從駢定笮存邛服虔曰丹駢笮邛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

岷江本丹駢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笮今為定笮縣皆屬越雋善曰駢蒙江切笮音鑿略斯掄舉

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苞蒲夷種也結軌還轅東鄉將

報楚辭曰結余軫于西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

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

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

羈縻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

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

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禹之相

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猶不可

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附謂令之親附也

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

五十五 文四十四 二十三 李孝

乎必若所去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

夷推結左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

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故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

事其本難知眾民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

汎濫衍溢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

張揖曰灑沈澹災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澌

字書曰澹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

灑所宜切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求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

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皮膚不生毛

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理也韋昭曰腠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蹠也竹施切莊子曰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

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服無股脛不故休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

烈顯乎無窮聲稱決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委瑣啞齟拘文牽俗

應劭曰啞齟急促之貌也善曰啞音握脩誦習傳當

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

鄧展子曰字詁云宏字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

孟子曰君子創業者垂統為可繼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

思乎參天貳地

己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并天是三也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本或作賓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行溢懷生之物有不浸

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

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

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

泣

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

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戾夫為

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

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比考識曰賜風

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願得受號者以

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

廣平徼外出旄牛入江沫音妹徼牂牁張揖曰徼塞也以木鑊靈山梁

孫原張揖曰鑊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雋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橋

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謂所駕者遠

使疏逖不閉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韋昭曰習者遠之國不被壅閉勿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習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

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

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說文曰禔安也音支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

亟務也凌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百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百

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

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

上減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言

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悲夫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是諸大夫茫然

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非從遠延
而辭避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
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文選

五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森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文四十五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

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尚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
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
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
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
而魚有鯤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
之精者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
慎曰鱗龍之屬也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者蒼蒼天翱翔乎杳
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
發崑崙之墟爾雅曰何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暴鬚於碣石暮宿
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
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為哉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當富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謂居也

譯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

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好學樂道之效

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

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

行邪遺行已見上文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同胞音同胞

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

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

此一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

相擒以兵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

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子思謂

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身處尊位

珍寶充內外有倉廩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

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

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天晏如覆杆盂與杆同音于天

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

異哉列子曰揚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

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

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

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群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

失明戶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

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

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

異則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臯澤也苟能

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

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

李彦

而封齊相周九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若鵲鳩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

鳴毛萇曰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

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匆匆而易其行天

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

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纁以黃絲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

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可

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

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

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

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

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

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

可矣遂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

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

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

文四十五

五

仲

廣以為然迺罷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

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

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瓢也文穎曰筵音庭莊子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

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

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猶是觀之譬言由臚

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

駟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臚音精服虔

曰臚音劬李巡爾雅注曰臚臚一名奚臚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狐豚之子是也說文

曰靡爛也亡皮切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 并序

楊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帝傅皇后

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 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

時雄方草創大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

以玄之尚白 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 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

尚書曰先

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綱紀也孔叢子 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 生必上

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

之祿 說文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東觀漢記

文皇

六

仲

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

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應劭

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

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

說數十餘萬言 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踈四布也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 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孳無間言

至微也淮南子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蘇林曰出入無間

之纔為給事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拓落

黃門不長作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

借遼落不 諧偶也

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往昔周網解結群鹿爭

逸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楚

韓趙魏為六就秦為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

濟北四分五裂之國也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春秋保乾圖曰得危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

橐或鑿壞以遁服虔曰范睢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睢入秦至湖見車騎曰

為誰王稽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穰侯過淮南子曰頻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

先焉鑿壞而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人著書所

言多六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

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孟軻雖連去聲蹇猶為萬乘師資以避下文也頡頏苦浪切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今大漢左東

海應劭曰會稽東海也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

西前番禺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番禺音潘後椒塗應劭曰漁越王都也蘇林曰番禺音潘

東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侯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王門陽關有侯也

徽以糾墨制以鎖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音以繩徽弩之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

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鎖何休注曰斬鬻之刑也音質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

嬰麤斬衰居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龍戩營于八區史記荆通

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

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

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皋陶

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纏與繼同繼所氏切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五尺

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當塗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巨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

夫譬若江湖之崖渤解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鳥飛

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馬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仁

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子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子

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

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為質於吳後越大

破吳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也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

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睢以

折摺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摺古拉字也力荅切蔡

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

蔡欺稟切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

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

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相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

高枕而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左氏傳曰齊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也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

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俟使相

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傳巖武丁得

之舉以為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

所識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或橫江潭而漁張虔曰漁父也或七十

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趙孝

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

相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相公曰不

然士激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或擁篲而先

驅擁篲鄒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是以士頗得信

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

則可抵而取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

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行辟言世尚同而惡

文四十五

九

金有

也行胡趨切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

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

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

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行非孝廉舉非方

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

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

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

消滅焉灰炭之實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李奇曰鬼神攫挈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

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

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惟寂惟莫守德之

宅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螻

蟻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螻蟻

在草曰蜥蜴螻蟻鳥子之笑我立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

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

液法言曰扁鵲盧客曰然則靡立無所成名乎論語曰

人而善醫跗音附仁惡平君去范蔡以下何必立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

折脅摺髀免於微索埤蒼曰微索翕有鬚背扶服孟

有諂笑劉熙曰脅有悚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代之當也如淳曰激印怒也善白史記曰世仇睢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

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蔡澤山東之匹

夫也頰頤折頰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元其

氣俯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韋昭曰曲上曰頰欺甚切史記曰蔡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

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

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頰鼻莖也於達切沫洒天下已定

金革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

洛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

之長安適也漢書曰婁敬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

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脊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

擗三寸之舌動於四海之內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

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左氏傳曰援枹

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銜呂刑靡敝秦法酷烈尚書命

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聖漢權制而蕭蕭何造律宜

也漢書曰相國蕭何摺摭秦法故有造蕭蕭何之律於唐

虞之世則慳矣服虔曰慳猶繆也慳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

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

狂矣金日磾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夫蕭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

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隤坻其山堆傍着崩落作

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禮切韋昭坻音若是理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泰山之功

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

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

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

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公孫創業

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

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司馬

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

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

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

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

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

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大玄

荅賓戲一首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豈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項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

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之行亦云名而

已矣如淳曰唯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叔

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皆時而獨彰言德以

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皆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是以聖哲之治

棲棲遑遑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意也孔席不暇墨突不

黔韋昭曰腰蓋也言坐不腰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

之害也小雅曰黔黑也巨炎切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

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為也今吾子幸遊帝

王之世躬帶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

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言其洋溢可游泳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沉

字字或為耽於義
雖同非古文也
麟龍虎之文舊矣
孟康曰麟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

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
言文章之盛久也魯莫版切
卒不能摠首尾奮翼異鱗
項

曰摠舒也翼
鱗皆謂飛龍
振拔洿塗跨騰風雲
說文曰洿濁水不流也塗泥也使見

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
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

驚也爾雅
曰震懼也
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
昭

曰帶都
獨摠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
項岱曰

芒毛之
顛杪也
潛神默記緬以年歲
如淳曰緬音巨竟之巨方言曰緬竟也古郢切晉灼

曰以巨
然而噐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
劉德曰賈為絀也賈音

古雖馳辯如濤波
如淳曰潮水之激者為濤波擄藻如春華
韋昭曰擄布也

勅施切藻水草之有文者
鹽鐵論曰文學繫於春華
猶無益於殿最也
漢書音義曰上功曰

最下切
曰殿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
項岱曰道寬舒顏色之貌也讀

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
項岱曰道寬舒顏色之貌也讀

作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
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

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字林

曰突一弔切
熒小光也
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
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

侯伯方軌戰國橫騫
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騫七國爭疆車既併轍騎復

橫
騫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
晉灼曰詩云闕如虓虎項岱曰

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
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
遊說之徒風飈電激

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韋昭曰飈風之聚猥者也音庖晉灼曰雲音畢爾之華
說文燦火飛也焱與燦古字通並必遙切雲煜光明之

貌也雪炎輒切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鉉刀皆能一斷韋昭曰搦切

摩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是故魯連飛一矢

而蹶千金魯連已見上文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史記曰秦

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啾

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歌口吟也合之律度淫繩而

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淫也因勢合變遇時之

容項岱曰容且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譎之事風移俗

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

人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之君命也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商鞅挾

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

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之從下起以喻斯等據微乘邪以求一日

之富貴言據微幸而乘邪也朝為榮華夕為顛顛福不盈皆禍溢於

世李奇曰當富貴之山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

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且功不可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告士

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

服虔曰韓韓非設辨於始皇韋說難既道其身乃囚應

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

下法式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書欲以為天秦貨既

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

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
楚為嫡嗣秦王薨謚為孝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
不韋為丞相竟飲酖而死故云厥宗是以仲尼抗浮雲之
宗亦墜尚書曰弗德罔大墜厥宗

志孟軻養浩然之氣

論語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

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

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

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也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善曰

說文曰迂羽夫切

方今大漢洒埽群穢夷險交荒

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

字善曰埽即今掃字也

廓帝紘恢皇綱

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基

基

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

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

文四十五

十五

侃

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

同源共流

韋昭曰六合天地四方也

沐浴玄德稟仰太皞

史記太公曰沐浴膏澤尚

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枝附葉著譬猶草木

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

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成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參天地而施化豈

云人事之厚薄哉

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耶

今吾

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敷而度

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

服虔曰敦音頓頓丘

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整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服虔曰

郭璞爾雅注曰敦孟也都回切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裴

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項岱曰周襄王霸起鞅斯說得行故言襄周凶人也敢問上

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

尚書曰咎繇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

於傅巖周望非動於渭濱

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史記曰太公望

以漁釣好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

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齊審激

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

飯苑陳子說梁王曰審戚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

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

王者師晉灼曰垠也

皆竦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

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

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

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立

之勳九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

秋為博士下帷講誦

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

言太玄

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

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揚雄譚思渾天又

君之門闡究先聖之靈奧

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婆娑乎

術藝之場

項岱曰婆娑偃息也

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

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列病乎後人斯非亞與

項

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

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

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論語子曰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

包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

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

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

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所而地文曰正朔三

而改文質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

道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項

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相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也腴者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

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

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賦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

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

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媒之項

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不覩其能奮靈德

合風雲超忽荒而踈吳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吳蒼

音戟踈與據同謂之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

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

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

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曠

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

可謂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揮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

明矣良樂軼能於

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樂

御馬伯樂工相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

斤和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

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

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亦不任厠技於彼

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服虔曰走孟堅自謂也爾雅曰密靜也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

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

鴈來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

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舫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

歌曰水揚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歡樂極兮哀情

多列女傳陶荅子妻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

老上乃悲傷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手詩曰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悟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曰楚任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寔迷

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莊子謂已見丘遲與陳伯之書

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駉駉征夫聲類曰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僮僕

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三逕就荒松菊

猶存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引壺觴以自

酌眄庭柯以怡顏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倚南窓以寄傲審容

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園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易林曰媽杖扶老衣食百雲無心以出岫鳥

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丁儀妻寡婦賦曰時

翳翳而稍陰日晡晡不進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列

子

墜雨雅曰盤桓不進也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

曰公孫穆屏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馬求新論

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

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

者謂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

何求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琴書以滌暢農人告余以春步將有事乎西

賈逵國語注或命巾車或掉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巾

玄周禮注曰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摅贈石

窈窕山道深埤蒼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

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已矣

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

問寄也琴賦曰委胡為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

如也孔叢子孔子歌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大戴禮

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懷良辰以孤往

或植杖而耘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

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

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三河所乎萌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
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治世之

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
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四音矣

文四十五

五

七十五重刊王才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

依違不

直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正而有小雅焉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

也始者謂王道興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故周被江漢之域

先王斥太王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秉謂中心念

怒之也无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學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書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四

一

三

李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至于夏商周之書雜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

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

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

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

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

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

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

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九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
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
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
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
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

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
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
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糜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
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
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中義敷暢啟百庶幾有補於
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
籍道怠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
杜預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平
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四

文四十五

古

李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遠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

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
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
于獲麟之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春秋何
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
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
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
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
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

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
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
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
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
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去仲尼
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
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
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
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

拭目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賦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

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賦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古

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

文五

天

李

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法言曰詩人賦麗以則昔之為文

者非苟尚辭而已

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將以細之王

教本乎勸戒也

說文曰細系也女九切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

得而詳焉

夏有五子之說辨有湯頌

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

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都都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鮮百世可知也

故孔子采萬

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

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

知得失自考正也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

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兩都賦序曰賦也者古詩之流也

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

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

然辭義可觀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存其所感咸有古

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漢書

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淵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

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

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

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大

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駟不足以

載廣夏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

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

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猶賦縱橫駢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

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麟集

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也難蜀父老曰麟集仰流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

以群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

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精之士雷同影附

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影附

謝承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曩者漢室內瀆四海圯裂孫劉二

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函夏已見楮白馬賦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

王埤蒼曰瓌瑋珍琦也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

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

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漢書曰甚誘逆之理蓋蜀包梁

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

計殖物之眾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

物宜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比風俗之清濁謀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

矣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

頌沐浴浴膏澤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

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

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

之物各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國體

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

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哀吾

生弱冠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

未被書擅崇為大司農坐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太祖祭喬玄文

胡肯為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周易曰肥

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

堂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班

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

則有琴書之娛

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劉歆

又好服食

咽氣志在不朽

古詩曰服神仙傲然有凌雲之操

漢書曰司

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

歛勿復見牽羈波委

於九列

臧榮緒晉書曰

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求歎

賈逵國語注曰黷黷也毛詩曰茲之永歎

尋覽樂篇有思歸引

琴操思歸者

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

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

者今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第四十五



